

# 卷二十九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二十九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9  
編號 A 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四

隱公 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十四年 晉 鄭 侯 一 年 宋 穆 西 王 十 九 年 衛 桓 公 十 三 年 蔡

隱元年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九

昭公七年

巳卯二十年是歲蔡侯盧卒于朱立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

奢將巨方城之外叛去年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至是無極譖太子與其師伍奢將據方城

之外以叛費扶味反自巨為猶宋鄭也自比於宋齊晉又交輔之

二國又交將巨害楚將為楚其事集矣其為謀已成矣王信之

平王不悟其相輔翊之問伍奢時伍奢在楚伍奢對曰君一過多

矣答言此一過君納子建之以其事問之何信於讒又何讒言王執伍奢

而執之怒其言直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時奮揚亦在楚乎

昭七年

楚費無極譖太子建及伍奢謀反平王信之執太子之傅伍奢又使人殺太子





而殺之未至而使遣之奮揚未至城父先使人報太子遣之使行太子建奔

宋音太棄城父而王召奮揚將召而奮揚使城父人執已臣

至示其不逃也王曰言出於余口謂殺太子之入於爾耳惟

獨聞誰告遣也誰告太子而遣之使去也對曰臣告之言我實使君

王命臣曰命徒日吾王事建如事余言汝事太子臣不佞

我雖不能苟貳不能苟偷而有二心奉命臣還奉王初命以不恐

後命不忍開後來故遣之所以遣之使去既而悔之已遣而亦

無及已雖悔不可追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又問我召汝汝對曰

使而失命答言我為使而違棄君之命使去召而不來君召之是不來是再妍

也是再犯君命也逃無所入雖欲逃罪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善其應對無極曰奢之子林無極又言伍奢若任吳

若使出必憂楚國楚之憂蓋君免其父召之何不詐言

以召彼仁必來彼有愛父之心不然苟不將為患將為

之王使召之使人召曰來言汝吾免而父則我免汝

崇君尚謂其弟負尚伍奢之長子為崇邑大夫負曰爾

適吳尚使子胥我將歸矣我則自歸吾知不逮我之智

於汝知音智我知音智我能死我能與爾能報汝能為聞免父之

命楚以我不可君莫之奔也我不可往親戚為戮父無罪

昭其年

楚奮揚  
太子入楚  
罪手王赦  
奮揚

費無極又  
謀伍奢之  
子伍尚伍  
員要楚平  
王召來同殺

昭其年

不可言莫之報也汝不可報奔厥免父孝也我奔厥以免

度功而行仁也汝度成功而出奔不擇任而往知也

任報仇之事以知死不辟勇也我知必死而不避患以

父不可棄以棄其父名不可廢以廢大名爾其勉之其

勉力以相從為愈比之相從俱伍尚歸於是棠君奢聞

負不來伍奢聞其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盱日晚也言

患使楚之君臣不得楚人皆殺之并殺伍負如吳子胥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勸吳王僚以公子光曰光闔是宗

為戮言子胥之父兄而欲反其讐欲使吳伐楚不可從

也不可從負曰彼將有他志言闔廬將有余姑為之求

士我且為闔廬求而鄙君待之而逃居邊乃見鱣設諸

焉鱣諸勇士也子胥引之以見闔而耕於鄙而自耕於

二十七年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齊豹衛司寇也公

繫也齊豹薦宗魯為驂乘焉公孟使宗魯為驂將作亂

於公孟引而見焉而謂之曰魯云公孟之不善言公孟之子

所知也乃汝之勿與乘令公孟汝勿吾將殺之我將殺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答言我得事公子假吾名焉故又

名借故不吾遠也所以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雖其所

重我昭廿年

昭廿年

伍尚歸楚與父伍奢同殺伍員奔吳初吳伐楚

衛靈公臣齊為宗魯於靈公克公孟以宗魯為御



吾亦知之吾豈不知抑且利故不能去然以懷利之故是吾

過也此則我之失也今聞難而逃今聞公孟有難始是僭子也

是使汝失信子行事乎汝如欲殺之乎吾將死之我將為公

周事子亦所以終意事汝也齊氏用戈擊公孟齊豹伏兵俟公孟出而以戈擊之

宗魯曰背蔽之欲代公孟受戈斷肱斷宗魯手曰中公孟之肩因擊

孟皆殺之公孟宗魯俱死公聞亂靈公聞作亂如死鳥走往死齊侯

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也齊聞衛亂聞衛有齊氏之亂

遂從諸死鳥走適靈公之所請將事請行聘禮辭曰靈公亾人不佞

出奔在外自稱亾人不佞即不才也失守社稷失守衛國之社稷越在草莽而播越於

草莽之間吾子無所辱君命汝毋於此將事實曰實謂公寡

君命下臣於朝言我齊君命我於朝廷之上曰阿下執事使我自比於衛之臣

臣不敢貳我奉君命不敢違貳主人曰主人衛靈公也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言汝齊君惠然顧我照臨敝邑照臨我鎮撫其社

稷而鎮定撫安其社稷則有宗祧在猶有宗廟祀廟在焉當乃止

乃不行聘事實將擷公孫青將夜戒以助守備則九反主人辭靈公曰亾人

之憂言我喪亾之人在憂患中不可且及吾子不可以其愛患累汝草莽之中

野外草莽之中不足且辱從者之從者從去聲敢辭請母助實

曰寡君之下臣言我乃齊君君之牧圉也其在衛君當執牧牛圉馬

齊豹殺公孟作亂宗魯死公孟之難

衛靈公嘗齊景公使人求弔

齊公孫青欲行聘禮靈公止之

齊公孫青欲代守備靈公止之

昭廿年

之若不獲扞外役若不使我扞衛野是不有寡君也是

君不相親有臣懼不免於疾我恐不免請曰除疾請助

以赦除北宮氏之宰伐齊氏北宮喜本與齊豹同謀滅

之滅齊公入靈公復國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宰

將往乎之欲弔仲尼曰齊豹之盜孔子言宗魯不能諫

由宗而孟繫之賊不能脫公孟於難是又何乎焉汝何

之君子不食姦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齊豹行事不

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是病其不曰回待人知難

以告於公孟是不蓋不義殺身以周事豹是不犯非禮

以回邪待人也不蓋不義欲自蓋其不義也不犯非禮

以二心事公○齊侯疥疥當為疾小遂疢大瘧也景公

孟是非禮也○齊侯疥疥當為疾小遂疢大瘧也景公

乃變為大瘧○齊侯疥疥當為疾小遂疢大瘧也景公

多諸侯遣人問疾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二子皆景

裔以曰吾事鬼神豐二子言我齊之於先君有加矣比

先君有今君疾病今吾君疾為諸侯憂以貽諸是祝史

之罪也是齊之太祝太史不能盡諸侯不知不知我事

其謂我不敬將謂我君不君盍誅於祝固史嚚呂辭實

太祝名固太史名嚚言吾君何不誅此祝史公說景公

二人以辭謝於諸侯問疾之賓也魚巾反公說悅其

北宮氏代齊

仲尼教琴牢

齊景公發

昭廿年



襄公二 十七年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楚令尹屈建問晉趙武云士會之德如何

於晉國竭情無私 其出言於國也竭其真情而無私曲 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 其祭祀於神也祝史之官陳其誠信而無愧怍 其家事無猜 其家無可猜

才其祝史不祈 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曰語康王 屈建以斯言告

康王曰神人無怨 竭情無私故人無怨 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 宜士會光輔乎文襄靈成景之五君 曰為諸侯王也 使五君為諸侯盟主 公曰

據與欵謂寡人態事鬼神 言二子謂我能盡事鬼神之道 故欲誅於祝

史 故知罪在祝史而欲誅之 子稱是語何故 今汝乃舉斯言以告我是何意也 對曰

若有德之君 答言若是人君之有德者 外內不廢 外之為國內之為家舉無廢事 上

下無怨 上之為臣下之為民舉無怨心 動無違事 凡其舉動無有違理之事 其祝史

薦信 如此則祝史薦陳誠實以告鬼神 無愧心矣 所言皆實何愧於心 是曰鬼神

用饗 所以鬼神歆其祭祀 國受其福 國家咸受其福 祝史與焉 祝史亦與受其福焉

音頌 音頌 其所曰蕃祉老壽者 其所以膺蕃福而享老壽者 音頌 音頌

信君使也 以其為誠信之君所使 其言忠信於鬼神 其所

以告於鬼神者 皆忠信之言也 其適遇淫君 若適然遇人君之淫暴者 外內頗邪 國家

多偏頗 回邪 上下怨疾 臣民有怨謗 動作辟違 凡所動

僻而違 於理 從欲厭私 縱肆其嗜欲厭足其私 高臺深池 侈

昭廿年

昭廿年

晏子言人君有德則祝史明信以獲福

晏子論史祝之不可殺引晉士會之事以相規事在魯哀公三十七年

游觀之所撞鍾舞女以極聲色之奉斬刈民力盡民之力輪掠

其聚竭民之積如寇攘然其違失不恤後人不為子孫之計暴

虐淫從暴虐於民肆行無度恣行非法無所還忌無復顧忌之意

不思謗讟不思民之謗已不憚鬼神不畏神之禍已神怒民痛鬼神責怒民人

痛無悛於心無所改悔於心其祝史薦信如此而祝史是

言罪也是所以自其蓋失數美其掩蓋愆失而妄是矯

誣也是矯詐以進退無辭進則矯誣退則言則虛則虛求

媚則作虛辭以是是呂鬼神不饗其國所以鬼神

受其禍祝史亦與所所呂天昏孤疾者其所以

無壽與孤疾而為暴君使也以其為淫暴之君所其言

僭嫚於鬼神其所以告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問視

可誅則如對曰不可為也答言非誅祝山林之木今山

材木之利衡鹿守之置衡麓之澤之萑蒲澤有萑蒲之舟鮫

守之置舟鮫之官以藪之薪蒸藪有薪蒸之利水鍾曰

虞侯守之置虞侯之海之鹽蜃海有鹽蜃之祈望守之

置祈望之官以守之凡此四者皆言公立縣鄙之人外

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也謂迫近國都

邊鄙人從其政入從國偪介之關介隔也謂迫近國都承嗣大夫繼

音暴征其私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近關承嗣大夫繼

晏子之言人君不備德則史祝不誠信而受禍

其言似火土感籙及三官經等文

晏子虛言景公之政不善

昭廿年



為大彊易其賄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大夫強布常無

夫者布其等常之政皆無法制徵歛無度無徵歛民之賦役皆宮室日更

宮室之創淫樂不違淫樂之事不肯內寵之妾在內寵

肆奪於市肆奪攘外寵之臣在外寵僭令於鄙僭命於邊鄙

私欲養求此發寵之臣妾私有所不給則應民不供給

罪民人苦病而病人困苦夫婦皆詛匹夫匹婦無不詛祝

有益也假使祝史能祝其君果有益而詛亦有損夫則彼

皆詛其君亦能聊攝呂東齊之西界也姑尤呂西姑尤

二水名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民亦已多矣雖其善祝使

祝史善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豈能勝一國夫婦之皆詛

兆君若欲誅於祝史於祝史而誅之修德而後可反身

然後可責人也公說悅晏子之使有司寬政乃命官司

毀關去禁毀偏介之關去內薄歛已責輕其賦歛齊侯

田于沛景公疾愈遂招虞人呂弓虞人掌山澤之不進

虞人公使執之違命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我齊先君

田獵旃呂招大夫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弓呂招士

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皮冠呂招虞人諸侯服

者聘士以弓故弓以之招士也皮冠以招虞人也故不敢

景從從是

齊侯人言昔招不往孔

昭廿年

見齊之詛

進所以不乃舍之乃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弓招當

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孔子君子韙之君子所以是

言守道者不若虞人之守官也也韙于齊侯至自田景公已晏子侍于遄臺遄臺名

鬼反于猶馳而造焉梁丘據獨馳馬而造公曰唯據與我

和夫言唯梁丘晏子對曰據亦同也謂之同則可也

焉得為和豈得謂之公曰和與同異乎公問然則和

乎對曰異若言和如羹焉所謂和者水火醯醢鹽梅水

燥濕不同性醢呂烹魚肉以此六物相濟為燂之呂薪

醢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益以柴薪而炊燂之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燂以柴薪而炊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齊之呂味

昭廿年

君臣合德

之為和

昭廿年

君臣合德

之為和

昭廿年

君臣合德

之為和

昭廿年

君臣合德

之為和

昭廿年

君臣合德

之為和

昭廿年

君臣合德

之為和



亦無相爭也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先王之濟五味以

樂也樂也呂平其心成其政也聲味皆和而後心平聲亦如味

和五聲如一氣作樂須以二體一一生二故舞者三類二

三枚詩有風四物三生四故雜用四器五聲四生五故有

雅頌之類方之物以成樂器五聲宮商角徵羽

之五六律五生六故黃鍾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為六

聲焉六生七故有宮商角徵八風七生八故樂應八

律七音六生七故有宮商角徵八風七生八故樂應八

八節也八風詳九歌八生九故有九歌也六府三事謂

說見隱公五年九歌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呂相成也此九者合然後清濁濁者清小大大者小

長者短疾徐徐者疾哀樂樂者哀之對剛柔柔者

對呂相濟也此十者言樂聲如此相反蓋能相濟以成

濟者君子聽之此君子聽呂平其心聲和則心平德和

也則德故詩曰所以國風狼德音不瑕言心平則德音無

自和之異今據不然乃不如此君所謂可君所謂可君謂此據亦

於同也今據不然乃不如此君所謂可君所謂可君謂此據亦

曰可為可行君所謂否君謂此據亦曰否據亦若呂

水濟水譬如用水誰能食之誰能食若琴瑟之專壹

若琴瑟而專用誰能聽之誰能聽同之不可也如是上

晏子極言和之美備和之美備和之美備

晏子言和之美備和之美備和之美備

昭年

生而無死其樂若何其為樂也晏子對曰古而無死答言使人

不則古之樂也則此古人之樂也君何得焉吾君何以得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古少皞氏之司寇也言季

則因之季荊虞夏諸侯代爽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商

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商周之而後大公因之而後我

封於此地大音太古者無死假使古爽鳩氏之樂則始居於此

樂非君所願地豈吾君所可○鄭子產有疾將病謂子

大叔曰召游古而囑之我死我既子必為政汝必主鄭

唯有德者能自寬服民唯有德者政不其次莫如猛德

及者莫若夫火烈政猛者如民望而畏之民望見火故

鮮死焉故民少有水懦弱政寬者如民狎而翫之民輕

水而玩忽之則多死焉故民之死於故寬難故收寬者疾數

月而卒子產疾病大叔為政游古代不忍猛而寬不忍

政姑從鄭國多盜民無所畏取人於萑苻之澤名為盜

者隱於其中而大叔悔之寬政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劫人萑音桓與徒兵攻萑苻之盜所用之地戎車無

言不至於是興徒兵攻萑苻之盜所用之故起步卒

盡殺之盜在萑苻盜少止他處為盜者仲尼曰善哉孔子

鄭政政寬則民慢政太寬則慢慢則糾之呂猛當以猛政

昭廿年

鄭子產論收寬猛

晏子虛引左齊地者以止景公之衆



之糾猛則民殘政太猛則民之殘殘則施之民殘則當以寬寬

之臣謂華氏向氏也去華向作亂諸侯救宋大敗

詩曰詩大雅民亦勞止止語辭也詩言汔可小康其政和

許乙反施惠於此呂綏四方以綏安夫施

之呂寬也此四句者欲其毋從詭隨善隨人為惡之人

從子用反呂謹無良無善之人式遏寇虐嚴為刑威用以止

憚不畏明彼寇虐之人曾不糾之呂猛也此四句者欲

也柔遠能邇慰安遠人使之懷附呂定我玉如此則王

平之呂和也此二句者欲其又曰又商頌長不競不綈

強不言湯之為政不太不剛不柔不太剛布政優優布行政

甚和然而百祿是道故百種福祿皆來和之至也此詩四句

也及子產卒至是而仲尼聞之孔子聞出涕傷為之悲曰

古之遺愛也言子產見愛有

庚辰二十一年立蔡侯廬之弟東國是為悼侯

辛巳二十二年子蔡悼侯元年是歲周景王崩子猛立王

王楚遠越使告于宋遠越楚大夫曰寡君聞君有不令

之臣謂華氏向氏也去華向作亂諸侯救宋大敗

為君憂言華向作亂無寧呂為宗羞寧不為宋宗寡君

昭廿二年

楚平王助宋 臣華向之民故 使討華向歸 昭廿二年

孔子稱子產 政之善時也 子丹歲

請受而戮之我楚君請受汝叛對曰宋元公答孤不佞孤自

稱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言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曰為君

憂致生禍亂以憂拜命之辱敢拜謝君命抑君臣日戰抑

與華向前日君曰余必臣是助我而助華向亦唯命唯

楚君人有言曰言之常唯亂門之無過兵亂之家莫過

君若惠保敕邑楚君若施恩惠無亢不衷無高貴不善

曰獎亂人之為惡者孤之望也望於楚也唯君圖之

惟君為楚人患之宋以義拒諸侯之成謀曰時諸侯之

者相與若華氏知困而致死設若華氏知其窮困而致

聚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設若華氏知其窮困而致

利也二者皆非吾不如出之不若縱華曰為楚功使楚

收救華其亦無能為也已彼華向亦無救宋而除其害

諸侯救宋而又何求外此復乃固請出之諸侯之成固

除華氏之害何求乎乃固請出之請於宋使出

氏宋人從之宋人慮華氏更為害必欲殺

壬午周敬王二十三年弟昭侯申立魯取邾師傳例

而敗之曰取其師謂若羅邾人懇于晉以其事赴晉人

來討青魯取叔孫婁如晉魯使叔孫昭子往晉人執之

執昭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韓起使邾人將曰叔孫與

楚耻無功而疾戰楚人耻其無功而快疾與非吾

利也諸侯之利也不如出之不若縱華曰為楚功使楚

收救華其亦無能為也已彼華向亦無救宋而除其害

諸侯救宋而又何求外此復乃固請出之諸侯之成固

除華氏之害何求乎乃固請出之請於宋使出

氏宋人從之宋人慮華氏更為害必欲殺

壬午周敬王二十三年弟昭侯申立魯取邾師傳例

而敗之曰取其師謂若羅邾人懇于晉以其事赴晉人

來討青魯取叔孫婁如晉魯使叔孫昭子往晉人執之

執昭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韓起使邾人將曰叔孫與

宋元公正言  
答遂赴見  
華向亂臣  
寧可助之辭  
婉而意嚴

諸侯救宋  
者皆宋不  
殺華向  
死闕楚又

來即萬不  
利不如出華  
向以與楚宋  
公從之

抑懇魯子  
晉魯使叔孫  
昭子往晉  
執之時晉頃

昭廿三年



之欲使邾人叔孫聞之其說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

上声朝音潮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士景伯子弗良圖謀不善

而曰叔孫與其讐欲以昭子與之叔孫必死之昭子不忍

其辱必魯亾叔孫魯國既必亾邾必滅邾邾君亾國邾時

子則邾子失國也將焉歸失國必無所歸將益子雖悔

之何及亦不可追矣所謂盟主所貴為諸侯討違命

也以其能討諸侯若皆相執若以叔孫與邾是焉用盟

主則安用盟乃館諸餼囚昭子於箕邑為王子朝入

于尹子朝周景王之長庶子也初景王喪太子壽立猛

周人立其弟為敬王至單子劉子樊齊呂王如劉敬王

朝出居劉子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出而于朝入于

邑單音善吳人伐州來十九年楚城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時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遠越攝

也兵吳人禦諸鍾離吳人禦楚師子瑕卒病重楚師燔

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蓋令尹吳公子光曰光闔諸侯

從於楚者衆言諸侯之兵從而皆小國也然皆微畏楚

而不獲已畏楚之威是曰來非其本心也吾聞之曰

吾之所作事威克其愛軍事當以雖小必濟雖小必

聞有云胡

昭廿三年

周王子朝作亂敬王如

晉士景伯勸韓宣子不可與叔孫與邾乃因于箕

周王子朝作亂敬王如

吳公子光來取楚州來楚遠越未敢卒於軍時晉楚休兵吳屋與楚戰

闔廬論楚可敗

沈之君幼而狂

胡沈二國之君年幼而猖狂無常

陳大夫鬻壯而頑

陳大夫鬻壯而頑

夫名齧者年長而昏頑無知鬻魚缺反

頓與許蔡疾楚政

頓許蔡三國之人皆疾惡楚政

楚令尹夙

子瑕

其師燔

軍無帥賤多寵

遠越位卑而為帥且軍中多愛

寵之臣帥所類反

政令不壹

政令不專出於主帥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六國

并楚而為七也雖同任役而人各有心

帥賤而不能整

主帥卑賤不能整軍

無大威

命與大威勢

楚可敗也

楚兵必可敗之敗必邁及

若分師先君犯胡

沈與陳

若能分吳之兵而先奔夫壯而頑皆不能力

戰必致三國敗

先奔也

三國敗

三國之兵既敗

諸侯之師乃搖心矣

則諸侯之兵皆畏而

動搖也

諸侯乖亂

諸侯之兵驚畏而行列

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

請分兵先行者去其備薄其威示之以不整而誘之去上声

後者

敦陳整旅

繼其後者敦固其行陣整頓其徒旅以待交戰也陳去声

吳子從之

從闔

言三國敗

胡沈陳

楚師大奔

楚兵果大奔而奔北

○楚囊瓦為令

尹

囊瓦子襄之孫子常也代子瑕為令尹

城郢

郢楚所都也襄公十四年子囊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楚既築其城矣今子常畏其復增修其城求以自固郢以井反

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

言子常為政必喪失郢都

苟不能衛

有國而不

城無益也

雖增築其城何益之

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古者天子德及遠方藉四夷以為守守音狩下同

天子

卑

天子德薄政損

守在諸侯

猶藉四方諸侯以為之守

諸侯守在四鄰

親仁善鄰故鄰國不侵皆為之守衛

諸侯卑

諸侯德薄政損

守在四竟

正從從闔  
慮言大敗  
楚師時楚  
平王事

楚子常城郢  
子成論楚必  
弱後定公四  
年吳闔廬  
采五戰入郢  
楚昭王出奔

昭廿三年



守竟音慎其四竟固四境之結其四援國以為援民狎

境下同慎其四竟固四境之結其四援國以為援民狎

其野故民皆安習於三務成功春耕夏耘秋收民無內

憂為之民者內而又無外懼外無敵國焉用城內安用

治城以為固今吳是懼今楚政已卑所而城於郢能結

四援又不能謹四境徒守已小矣其守衛之圖卑之不

獲尚不得為守能無亾乎安得不昔梁伯溝其公宮而

民潰借公十八年梁伯壘其公宮以為民棄其上其君

不為不亾何待無民則國夫正其疆場正其四竟之修

其土田治其三時險其彘集險其邊境親其民人內則

其民人使之相親相明其伍候使有部伍信其鄰國則

愛相救助相扶持謹嚴百官守其交禮守其交際鄰國

結信四慎其官守之職守守其交禮守其交際鄰國

不僭不貪不僭則守其誠信不懦不耆不懦則不受辱

疆乃亂反完其守備守備之具百待不虞以待意外不

又何畏矣如此則又何詩曰文王篇無念爾祖也猶言

豈不念汝聿修厥德聿述也義取述無亦監乎若敖蚡

之先祖乎聿修厥德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

目若敖楚八世祖至于武文至于楚武王楚文王此四

如念及其祖豈不監觀土不過同方百里為同當四君

乎四君之事蚡扶粉反四君能謹固守猶不城郢何嘗城郢

滿一圻也慎其四竟其四境之守猶不城郢以為固哉

沈氏論集 城郢之必弱

昭廿三年

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今楚之地方而郢是城棄其四

而規規然治其國不亦難乎言守防若此亦難乎以為

癸未二十四年昭侯元年是歲也晉士彌牟迎叔孫

于箕去年晉囚魯叔孫昭子于箕至叔孫使梁其蹏待

于門內昭子使其家臣梁其蹏反曰戒之余左顧而欬

左而欬聲也言我若顧于乃殺之汝則殺右顧而笑我若顧

發乃止汝則勿殺也蓋昭子疑彌牟叔孫見士伯乃出

彌牟士伯曰致命曰寡君君為盟主之故言我晉君為盟

之訴是日久子孫所以久留叔不腆敕邑之禮我晉國有

將致諸從者將以致諸志孫使彌牟逆吾子使我來迎

叔孫受禮而歸昭子愛其鄭伯如晉鄭定公子大叔

相游吉相禮音太相去見范獻子獻子士鞅也獻子曰若王室

何時周有子朝之亂敬王出奔對曰游吉老夫其國家

不能恤言我年已老尚敢及王室豈敢言及抑人亦有

言曰然而人之發不恤其緯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

發力之反而憂宗周之隕而憂周室為將及焉所以憂

禍之將及今王室實蠢蠢焉今王室之亂有蠢吾小

國懼矣我鄭國亦如然大國之憂也然晉大國也為

晉士彌牟  
釋魯叔孫  
昭子歸時晉  
頃公

游吉相鄭  
定公朝晉  
頃公與晉  
鞅論周故  
如劉事要  
晉平定至

昭四年



思其憂也我輩其何敢預吾儕何知焉知焉儕仕皆反吾子其早圖之汝為

上卿不可不詩曰詩小雅蓼莪篇銜之罄矣銜小器常稟於壘者今所受罄盡以

之喻惟壘之耻壘大器以喻晉也言餅已罄盡而壘無弱特賴於晉今王室亂而晉王室之不寧王室不安如餅罄然晉

之耻也晉當耻之獻子懼諸侯以義責已而與宣子圖晉士鞅聞子太叔言與歸起商量定

之乃與韓宣乃召諸侯同期曰明年為

年會黃父傳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九卷終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

#### 昭公八年

甲申二十五年紀悼公元年叔孫婁聘于宋魯使叔孫昭子聘于宋

反桐門右師見之右師名樂大心居語卑宋大夫昭子

為宋之德薄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昭子

告其人曰昭子即叔孫婁右師其亾乎言樂大心必

子賢其身而後能及人君子能自尊貴其身然後

有禮惟禮可以貴身欲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夫

謂右師卑其國之大夫是賤其身也必先自輕賤能有

魯孫叔昭子  
知宋樂大心  
之必亡以其宗  
自高貴也

晉士鞅聞子  
太叔言與歸  
起商量定  
周敬王